

## 桃花依舊笑春風

陳萍

「老闆，收錢吖！」

「來了！」我禮貌地向客人說一聲「謝謝」，他們回贈那善意的微笑。看著那牆上的鐘，正是凌晨六時多了，身體怪不得有點兒疲乏。計算機上現出令人滿意的成績，「一千四百元正！」今夜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。但太太她仍嘮嘮叨叨的說出不滿意，我只好低著頭，清洗那些碗碟工具。

冬夜裡如冰般冷的水直刺入我的心內，但水冷，心冷，人情更冷。偶然客人會說趣的談起我過往的風光事蹟。是的！那段日子總教人回味無窮，頭戴著那高而白的廚師帽，身穿那白而潔的制服，站在那廚房中央，監察其他伙頭的廚藝，指示他們的手法。大廚的身份換來其他伙頭的奉承，也換來食客的讚賞。我享受

站在火爐頭前工作，那焰炎般的火在不斷燃滾著我對煮食的熱誠。我那些佳作更是充溢著色香味。憑著我的功夫，得到五、六間大酒樓的大廚身份，而所收的徒兒更多不勝數。

食客享受我親手烹調的佳餚後，嘴裡滿是稱讚的說話，偶然亦會給一些小費給我作為善意的讚美。現在談到食客的小費，他們定把荷包緊緊的勒起，一分一毫都計算得清清楚楚。這倒也難怪他們的，我們這一羣小市民都是香港金融風暴下的「犧牲者」，失業是我的惡夢，仲然是有豐富的技術及經驗，也難逃顧主的

辭退。負資產是我的負擔，種種的雜費如千斤般重，生活像是等待著「如釋重負」的日子。

我這個老頭兒，五十多歲便加入失業大軍，年齡是我再找工作機會的致命傷。那些顧主還不是說你應該退休嗎。在失業的困境當中，豐富的資歷，過往大廚的經驗也不能令我走出失業大軍。找朋友幫手，我只能自嘆一笑，困境中何來有朋友的協助呢？我開始明白到我的友誼是建基於我的身份地位，風光中便有很多「好朋友」。朋友的慰問、問暖是冷冷的，背後盡是奚落的冷言冷語。人面真是不知何處去！

我收拾好已洗的碗碟，準備打烊。這間細小的鋪子是我在逆境中的避難

所。那時討出僅餘的積蓄，租下這間細小的鋪子。我什麼都不會做，還是喜歡站在火爐頭前工作。在深夜十二時開始，為食客煮食。縱然生意變得平民化，但在這段日子中，我看見他們享受美食時的滿足樣子，總是把美食吃得光光的，即使沒有

小費，笑容卻是最大的回報。一切看得更真、更清楚。回想以前老是在廚房裡擔當指揮大使，又何來把食客的滿足表情看得這麼透徹。

我細心為每位客人烹調佳餚，以前著重材料的豐富，山珍海味更是必備的。但現在任何材料也沒有關係，只要煮出客人心目中的美食。有些食客面容憔悴，喝了一碗熱呼呼的湯便精神起來。在這個「避難所」中，我以美食為大家提供幹勁，奮鬥的意志，然後才為明日的辛勞而拼勁。

收拾一切的工作後，我和太太把大門關上。我回頭看，在細小的鋪子裡使我明白到廚師應著重給客人帶來美食，或者心理上的滿足，一位廚師的價值是以客人的滿足來衡量的。地位、物質這膚淺的東西真的比不上。

清晨涼風吹來，吹走我的劣勞碌，吹走我的疲乏。所謂「桃花依舊」，我能夠運用那了得的廚藝繼續我的工作，雖然在困境當中，人面全非，但卻使我看更多客人美麗的笑容、滿足的神情。我拖著疲乏的步伐回來，我等待春風為我吹送美好的明天。